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瞎騙奇聞
第六回 縱聚賭日趨下流 延合婚再申前說

卻說趙桂森聽見長工說出許多不怕輸錢的人來，滿心觀喜，又忽然躊躇道：「他能輸錢，是極好了，但是他如何肯到我家裡來呢？」長工道：「這有個道理，你小爺怎麼不到他家去呢？你小爺先去拜了他，他再來拜你，彼此熟了，自然是長來長往的了。」桂森聽了點頭，默默不語了一回，便叫把攤子收了不賭，回到房裡去睡了一夜。

次日起來，便同爹娘說，要出去玩耍，趙澤長只得又叫長工跟了出去。這一趟，桂森也不買東西，也不打紅碗，一徑叫長工同到先說的那幾處去拜望，也有見的，也有不見的，都是一班小爺，出來陪著，也有比桂森大一二歲，也有小一二歲，說笑了一回，便依著舊路回到家裡，對他爹娘說是去拜朋友。

趙澤長問是什麼人，桂森又說不上來，還是長工進來說了一遍。

只見趙澤長皺了一皺眉頭，也就罷了。當晚各散，果然不到幾天，蔣家的兒子叫蔣珍，沈家的兒子叫沈清，又一個叫沈誠，韓家的兒子韓有德，姪兒韓百福，楊家的外甥朱子桂，陳老四的兒子陳喜官，都先後陸續來回看。奶奶聽見，早就叫人預備點心，又買些果子，叫各人的跟人帶回。從此以後，不是你來，便是我往，更沒有工夫唸書了。到了過年的時候，桂森便於大年初一這一天，先到各家去拜年，又約定初二在家恭候。到初二這一天，大家都到桂森家裡來了，談了一回閒話，就說起要錢的話來，大家都是十五六歲的孩子，曉得什麼，無不興高采烈，當時搭開桌子，就在趙家賭了一天。桂森贏了百十吊錢，因此格外得了趣，又因他們都是大主碼，不是一弔，就是八百，比起那班長工，自然是大大不同了。從此便你約我，我約你，不是你到我家，便是我到你家，一天一天的，早已到了燈節過後，那班人也有去上學的，也有被爹娘管住，不許出來的。只有個朱子桂無拘無束，剛剛他舅舅又出了遠門，益發肆無忌憚，戀著賭裡的趣味，還是天天往趙家跑。看見冷落許多，手裡發癢，便攬攬著桂森開賭，不拘什麼人，都可以來搖來押。桂森問了仔細的情形，便進去對趙澤長說，要在西園裡開賭的話，趙澤長大不願意道：「開賭的人，不過想弄兩個錢養家活口，我們偌大家私，吃的有，穿的有，又不要你去弄錢養家，正好安心唸書，又何必去乾這個營生呢？」桂森道：「不過悶得慌，借此消遣消遣，哪裡想弄人的錢，況且我是最不喜歡贏人家的。」

澤長道：「可又來，既不想贏人家，又何必無緣無故把家私大把去送人呢？況且這是犯法的事，官府出了告示禁止的，我們雖不怎麼樣，卻歷來奉公守法，這是萬萬不能，我不許，我看你越鬧越不像樣了。」桂森看見話不投機，也不再說，便去架聳他娘。奶奶只圖兒子歡喜，沒有不答應的，早已一口應承。

桂森說：「爹爹不答應，怎麼好呢？」奶奶道：「他是老糊塗了，什麼大事，也值當不肯，你儘管去，有我哩。」桂森大喜，忙忙三腳兩步，走了出來，與子桂商議叫人。奶奶便來與澤長說知，澤長道：「你也來混鬧了，這開賭是犯法的事，斷乎不好。」

奶奶聽了，便擺出滿面不願意的樣子來道：「這裡離城遠，又在城外，那官的耳目，也不曉得這樣遠，這是一層。再者我的兒子，亦是要做大官的，俗語說的好，官官相讓，難道歷城縣，就沒有有一點情分麼？這又是一層。況且人家有錢，既不是偷的，又不是摸的，愛怎樣，就怎樣，難道毛廁裡的事，都要地方官來管麼？」澤長道：「這宗名氣太壞，傳到外邊去，說是趙家開賭，咱又是個有家，那些地保差役，都要來訛詐的，那可真是弄出大事來呢？」奶奶道：「什麼大事小事，要真是他們來訛詐，只要叫兒子去對縣裡說聲，就完了。」澤長道：「你更是混說，縣裡豈是容易見的。」奶奶道：「難道同寅去拜他，也是不見？」澤長道：「同寅是官，官拜官自然是請見的了。」奶奶道：「難道我兒子不是官，要不是官，周先生不是瞎說了嗎？」

澤長道：「你就是這樣，開口是官，閉口是官，難道孩子現在就可以戴著大紅頂子出去麼？」奶奶道：「講什麼窮理，胡亂玩幾天，再說罷。這幾天也不會馬上出事。」澤長道：「那也難說，你曉得我們家裡，近來得罪的人多，這個風聲，是要傳揚開去……」奶奶心裡很不耐煩道：「我不相信，我已經答應了，且過個三天五天再說罷。你要是不答應，我可是不依。」趙澤長最怕奶奶，今日被他糾纏不過，只有歎了一口氣道：「罷罷，好好。」奶奶也曉得賭博不是正經事，只為兒子歡喜，便也無法，又同澤長辯說了多時，自己也曉得是強辭奪理，又想敷衍幾句，忽然笑了一笑道：「可是呢，周先生說的，咱兒子也該中舉點翰林了。」趙澤長搖搖頭道：「不像不像，這些話我是慢慢的有點不相信了。」奶奶道：「怎麼忽然不相信了呢？」澤長道：「中舉點翰林，是要肚子裡通通的，會做會寫，像桂森這樣不好生唸書，又不會寫，又不會做，況且今年已是十五歲了，明年就要中舉，這一年的工夫，怎會到了這樣地步！況周先生算的命，靈的固然不少，也有不靈的，就如他說，洪士仁要發財的，並且不遠，這句話還是養桂森那年算的，這幾年洪士仁到下街做叫化子了，所以我現在很有點不相信。」奶奶道：「你真是瞎說，叫化子一樣能得橫財，只要洪士仁一天不死，就不能斷定他不發財，從前我也曾聽見你說過的，他總得做了叫化子，才會發財呢！你怎麼倒忘記了？你也不想想你那年五十歲上望兒子，急的像什麼似的，他來算命，就一口斷定，你五十一歲上得子，那時候不但你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，可巧第二年真添了孩子，可不真是個活神仙，你如今又忽然不相信起來，真是老糊塗了。」澤長道：「說起這事真怪，我看桂森，也不像我，也不像你。」奶奶笑道：「真是奇談，要像你，就是個老頭子，要像我就是個老婆子，他們做大官大府的，自然有一種相貌主貴，要是像你像我，咱不也成了大官大府嗎？」澤長道：

「相貌卻也不見好。」奶奶道：「你又幾時會相面，你又怎樣曉得他不好。」澤長道：「我是不懂相，我看他聲音舉動一切，就同西街上賣豆腐的閔老二是一個樣子。那閔老二又何嘗發跡，不過是個賣豆腐的罷咧。」

奶奶猛聽了這一句，不由的滿面通紅，心裡突突的亂跳，嘴裡連一點唾沫都沒有了，噤了一回，定了定神，才掙出一句話來道：「天下人的相貌，也有一樣的，只要一兩處不同，他的貴賤就在那上頭分出來，這也不足為奇。況且他的奶媽就是閔家的外甥女，常言說得好，外甥不脫舅家相，吃了他外甥的奶，自然也有點像他了。到是這些事暫且擱起，今年正月裡，很有兩家來提親，都說的姑娘怎樣能乾，怎樣體面，我也沒會過，我把八字都開了來，一個是屬虎的，四月十九日辰時生，一個是屬羊的，十二月二十八日亥時生，兩家人的家私，也同我們差不多。你道是誰，一個就是明湖邊上呂曉芙家第二位姑娘，一個就是按察使街張師竹家第四位姑娘，張家光景稍為差些，你道哪家好？」澤長道：「兩家都好，隨你揀哪家好罷。」奶奶道：「我想我們見識不遠，好在有了八字，不如請周先生合一合，哪一位好，就哪一家，你道怎樣？」澤長道：「也好。」

奶奶又道：「我又想起一樁事來，幾時門口有路過的先生，我去找一個來，再替桂森算算，看他說什麼，要同周先生差的遠，或者還有講究，要差不多，那周先生的命，就不會錯了。再教他把兩個八字合一合，然後再請周先生去合，你道如何？」澤長道：「可以可以，就這樣辦罷。」剛剛說著，早聽見大門外邊鏗的一聲，奶奶聽見，連忙跨了出來，喊了媽媽，叫他到跟前，對他說了幾句話，卻說的很低，又囑咐不要弄錯，媽媽點頭道：

「曉得。」便走了出去。

奶奶站在台階上，等不到一刻，媽媽同了一個瞎子進來，領到房裡坐下。奶奶便報了桂森的八字，又叫澤長來聽，果然算的同周先生差不多，又叫他合婚，算的卻是屬羊的好些，當時打發了卦錢，媽媽同著出去，奶奶便同趙澤長道：「你這可不用疑心了。」正說著，前天那個做媒的媒婆子早已進來，笑著道：「奶奶好。」奶奶趕忙讓坐，澤長便走了出去，奶奶同媒婆子說了一回，奶奶就對他說：「明天聽信罷。」媒婆子還要到別家去說親，坐了一坐，便走了。奶奶就招呼去請周先生，等到晚上週先生來了，報過兩個女八字，周先生推算了一回道：

「這兩個命，一個屬寅，寅是虎，令郎的八字，是屬羊的，這個叫做羊入虎口，萬萬不可做這門親；那一位屬羊的，十九歲一重飛來傷官，最為兇險，況且命裡帶著桃花，又兼是個鐵掃帚的命，主於不得興旺人家，這兩命均不足取，另揀為高。」奶奶

道：「到底還是周先生爽快，昨天有一位先生，他說屬羊的可用，我就不大相信，幸虧周先生指點明白。」當時又把桂森的命同流年，重新推排了一回，周先生道：「今年流年平常，主於小有口舌是非，不為大害，到下半年就好了。明年又有科場，我是一定要吃喜酒的了。」話未說完，趙澤長已打房裡走了出來，寒暄了幾句，便道：「這個喜酒，怕你吃不到。」周先生道：「什麼緣故？」趙澤長道：「他又不用功，也不好好唸書，怎樣下場去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這有一個道理，人家說的，凡是發科發甲的，有五件事，唸書是末了一件事，哪五件事呢，第一是命，第二是運，第三是風水，第四是陰功，第五是讀書，像你令郎的命，是頂好的了，那就占子第一樣，運氣過了今年，也是極好，又占了第二樣，你們府上，照現在的光景，風水是沒得說了，這又占了第三樣，陰功一層，你大爺修橋補路，救濟貧窮，光說是上街一走，打發叫化子，也得五六十個錢，這又占了第四樣，四樣都占全了，就是不讀書，也會中的，何況令郎也念過幾年書哩。」趙澤長道：「書沒念通，他進場去，做些什麼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這句話叫做場中莫論文，你別急，明年的喜酒，是一定要奉擾的了。」趙澤長道：「只要能靈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」周先生道：「要是不靈，你罰我，你罰我，瞎子變成亮子。」澤長老夫妻兩個同他攀談了好一回，才打發車子送他回去。

到了第二日，西園裡果是擺了一張桌子，十幾條板凳，茶壺、茶碗、水煙、香火、鴉片煙燈零零碎碎的，都已收拾停當，朱子桂一早就過來，幫著收拾好了，到了飯後，來了十七八個人，賭了半天，桂森除提出頭錢彌補不夠，還輸了八十吊錢。朱子桂贏了二十兩銀子，當晚各散。次日到的人就稍多了，都是桂森坐上首，搖的是長莊，自早至晚不下莊的，莊風一倒，沒有一盤不被人猜到，都是輸的大注子，不到上燈，已輸下六百多吊，朱子桂看見，暗想不好，要是一下子弄怕了他，明天不來，便無事做了，就走上來同桂森耳語了幾句，桂森便假做出恭，走了進去。朱子桂接過去搖，到晚贏了四百吊錢，除掉朱子桂平分了二百吊，還剩二百吊，就彌補桂森輸的錢，還輸去四百吊。有些貪圖長主顧的，說是拿來拿去的費事，便開了一個摺子，說定十天一算。趙澤長坐在家裡，十分發煩，也不理他，只把自己的錢櫃鎖好，摸了一根拐棒扶著，帶了一個人，跟著上街去走走，活動活動筋骨。

剛離開大門不遠，早看見一個要飯的，滿腿的膿血，坐在地下，用兩手抓著爬，身上披著一條破蓆子，遮了下身，渾身是青一塊，紫一塊的，滿嘴裡哼聲不絕，身旁一個破碗，一根竹竿，算是打狗棒。趙澤長也不在意，走了過去，不到四五步，忽聽見有人喊道：「趙大爺，不認得我了？」澤長聽見，回頭一看，並沒有人喊他，那個叫化子已是站了起來，澤長仔細一看，還有點認得，彷彿是洪士仁，又仔細辨認，那叫化子早已走了過來，看明白了，果然是洪士仁。澤長不禁的哎喲道：「你如何到了這個地位？」洪士仁道：「一言難盡，都是周瞎子那個王八蛋害我的，他哄我，說我要發財，又說我要敗到寸草不留，才能發財，又勸我不要謀幹，我因深信了他的話，有多少好機會，好賺錢的事，都沒去做，弄到現在這個地步，也不知財從哪裡發起，我現在可算是寸草不留了，我找他，他不叫我進去。有一天我氣急了，硬闖進去，他又去找了叫化子頭來，把我揪住，打了一大頓，頭也打破了，腿也打斷了，後來進了風，又腫了起來，現在正在潰爛，寸步難行，到弄的要飯也沒處要了。你說這瞎子可是瞎毒不瞎毒呢？我是捱一天，算一天，要是有天腿好了，我活的也不耐煩了，我就去同他拼了命罷，也省得受這些零碎罪。大爺，你一向好，你的大相公，可好？算起來，可也該到了中舉的時候了。咱從前見面的時候，轉眼已是十幾年，你做了指日的老太爺，這可真是不堪回首了。」